

有次翻开《世纪》杂志，读到下面这段对话：

曹可凡：非常高兴能够今天看到你，我前几天一直在苏州博物馆看你的作品，以你这样一个高龄来做这样一个作品，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新的挑战。
贝聿铭：是个挑战，你说上海话，是吗？
曹可凡：说上海话。
贝聿铭：说上海话好，因为我普通话不太灵，上海话比较容易点，那你讲上海话吧。
那时我正在修订一部上海话思维的小说，整日对应上海口语，斟酌词句，企图让它接近更为达意的“上海官话”，我意外地发现，上海人曹可凡，在这篇对话记录里也同样斟酌词句，力图保持上海的语言韵味。
贝聿铭：我头一个心里面想来想去，一定要做就是灰白，苏州从前你看全是灰白，粉墙非常要紧，从前全是墙呀，小弄堂呀，里面全是墙，大家全都喜欢把那个墙面弄干净，门么，漆成黑漆、红漆，现在变掉了，所以现在苏州变样了，不过我觉得灰白还是苏州本色，所以我决定，一早决

现场的语言

金宇澄

定，我就和我几个同事讲，我讲要灰白，那要什么灰呢？苏州从前用砖头，砖头现在不行了，砖头是工艺品，非常难做，所以就变成用石头，其实用石头反而容易。
曹可凡：而且这石头蛮奇妙的，碰一碰水就变成黑颜色了。
贝聿铭：碰碰水变黑颜色了，太阳一来就变灰，另外一个问题要解决的就是用瓦，苏州人总归要用瓦，叫瓦是吗？
曹可凡：瓦片。
“头一个。想来想去。非常要紧，弄干净，门么，变掉了，一早决定，我讲要灰白，反而容易，碰一碰水就变成黑颜色，总归”——及至以后，段落落——“乱造房子。不像样。变戏法。我完结不了。顶顶要紧。非常要紧……”
拜赐江南语韵与趣味，如此文字保留，如此气定神闲交谈，我羡慕。
上海话的样态一直在变，一直那么复杂，几近失却标准，一直混有口

音，本地口音，南通口音，宁波口音，苏北口音，广东口音，山东口音，及至所谓“闹北上海话”，“杨浦上海话”，“华师大上海话”，“复旦上海话”，南下干部子弟大院“塑料上海话”，“80后上海话”，包括贝老先生“海外苏州上海话”，回溯旧时代上海话唱片录音，到“文革”期间苏联电台对沪的上海话广播，语音都是那么五花八门，就如费里尼对罗马的描绘，上海这座大城市，也像一位生有大量孩子的母亲，她眼看很多孩子来，很多孩子走，作为母亲，她是管不过来的，这种大城市的现实，在语言上也意味着它的外来氛围特征，它的通达与宽广。

有一种说法，上海话难以书面表达，语言俗形不成书面语，正经发言，谈政治、艺术都是不成的，在南方方言中，所谓广东话才具有完整的表达。而其实，那是改革开放后，全国迅速接纳广为传播粤语歌曲影视的主因。
可凡的细心记录，使读者见识到受访者的种种语言风貌，让我们看到了用“比较容易点”的上海话（上海书面语？），足可详谈极为复杂的专业——“世界建筑之变”——“米芾山水之灵感”——永恒建筑的意义。上海话隐去许久的时间和历史，也忽然绕回来了，连我这个上海人，也几乎才依稀想起，当年宋庆龄的讲演，是一口浦东上海话。有关于上海语音的表达地位，只有在网上资料保持了遥

远，我耳边始终有一位苏州口音的上海老先生，喃喃不止，仿佛随音记录便行。

可凡身边的贝老先生，一样苏州籍贯的老上海，他在对话的现场，在录音里细辨的方言语感，应是更多姿，更有魅力，更为亲切的……

你如果跟不上别人的脚步，让他先跑吧。多么具有智慧的话，但多少人愿意接受呢？尤其是夫妻之间，结婚以后，要是个继续努力向前走，一个却停歇脚步不想再求上进，思想逐渐产生分歧，最后越来越无话可说，不过，真的要分手，往往出现许多令人难以预测的后果。

让他先跑吧

（马来西亚） 朵拉

有一些甚至极度不堪：在家一哭二闹三上吊、出外遇人即到处哭诉、不断地丑化另一半、存在着不让他有好日子过的心态，就是不肯让他先跑。
自己不晓得这是愚蠢到了极点的做法。
结果是：事件当中没有胜利者，双方都是输家。既然你已经没有兴趣和意愿向前，为什么还要硬扯对方的脚，不让他向前跨步？
放手吧，让他先跑，也让彼此都留下美丽的回忆。

远的记录——曾经的文字改革委员会与教育部曾经联合投票，以何种方言为标准音普通话的需求比例：

1955年10月15~23日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召开，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一级组织的文字改革、教育等部门，共207人。主要内容有汉字简化和普通话的确定，其中普通话的确定是投票的，各种方言的票数是：北京官话（以北京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52、西南官话（以西南官话为基础方言、以成都语音为标准音）51、吴语（以吴语为基础方言、以苏州或上海语音为标准音）46……

我们长时期接受普通话的教育，我们用普通话写作，交流，一旦采用母语思维与书写，我们必将遭遇表达上的种种挑战与抉择。
在某一个时期，我与可凡都在江南语境里徘徊，我耳边始终有一位苏州口音的上海老先生，喃喃不止，仿佛随音记录便行。
可凡身边的贝老先生，一样苏州籍贯的老上海，他在对话的现场，在录音里细辨的方言语感，应是更多姿，更有魅力，更为亲切的……

“漏网之鱼”，听上去总像带着嘲笑和不屑。譬如：惶惶似丧家之犬，急急如漏网之鱼。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人喜欢用习惯思维来下判断。这种鄙视和优越感，只不过是我们在从渔猎者的角度来看漏网之鱼。如果我们换成鱼的立场来看，成为漏网之鱼，真是幸莫大焉！
人类从蒙昧到文明，就是因为人类的思想海洋中不断有漏网之鱼。
当年，人和猴子、牛羊处于相近的状况。树上有吃的，所以要爬上去；狮虎太凶残，得撒丫子逃。这就是群体的习惯性思维。这种思维带来了好处，于是猴子和牛羊保持这种优良传统至今未变。
如此，思想就行变成了一张网，保护但也束缚自己的无形之网。而人类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中间总是有人灵活调皮地躲过网罗，或者从网中找到漏洞，溜之大吉。所以才有了人类从原始到现代文明的翻天覆地。
在人类文明史中，我们看到科学和艺术常常就是这种漏网之鱼。在他们诞生之初，往往会打破人们在群体习惯性思维中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是随着原始基因与生俱来的。集体意识的大网，喜欢看到所有人都像乖乖鱼一样呆在网中。
有朋友觉得《艺术是漏网之鱼》这个书名消极了点，建议改为破网之鱼。尽管我欣赏破网的气势，但还是觉得漏网之鱼比较接近现实。新生的艺术没有那么孔武有力。它更像是水，顺势而为，水滴石穿。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画家们能把男男女女画得如花似玉，从而开启了“人的全面发展”，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佛罗伦萨给了他们一点机会，否则在中世纪禁欲主义的铁幕前只会是以卵击石的结果。然而，有了缝隙你就要赶紧溜出来撒花儿。这也是需要非凡的勇气、智慧和才情的。
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这条漏网的艺术之鱼长大以后一旦成了名家、大师、泰斗之类，人们便会从鄙视者、捕猎者一改成崇拜者、追随者、捍卫者。渐渐的，漏网之鱼又化身为新网的网。
但我相信，迟早还会有新的漏网之鱼，否则人类就不会走到今天，也不会有未来。
（本文为《艺术是漏网之鱼》自序）

序跋精粹

林明杰

漏网之鱼



布卢明顿的雨 (速写) 肖复兴

很多年前一个盛夏时节，戴一顶海南岛椰壳做成的斗笠，着一袭粉底白花连衣裙，我将远赴非洲。这是我第一次迈出国门，也是我人生第一次乘飞机。
飞行了五小时后来到沙加国际机场，在这里转机我们开始搭乘德国汉莎航班，感觉在这里才真正告别了自己的国家。沙加机场硕大无比，房顶都好似教堂中的穹顶一样高不可及，到处窗明几净，流光溢彩，我生平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了与我们东方文明完全不一样的西方世界。
再起再落时就进入了非洲境内，当播音员发出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贝巴的预告时，我心中一阵悸动，这可是海明威“乞力马扎罗的雪”的出处，那个年代海明威在文学青年的心目中就是外国文学的代表。他那种冷峻、节制的文体将乞力马扎罗山和埃塞俄比亚高原都赋予了一种神秘又超然的色彩。
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贝巴机场我

独自盛放

赵玉龙

台风天，雨水浸淫。道路积水为患。像阴郁心情无处排遣。室内空气浑浊。早晨醒来，咽喉发痛。咽喉疾患已久，药片已经没有作用。始终不能很好照顾自己。早晨醒来后，冲一个凉水澡，看一个小时书。整理已经拍好的照片。日子可以这样度过。问自己，是否可以永远这样，一个人自己生活。
始终觉得，我很难和别人相处。我觉得自己是个无情之人，冷漠、残忍。不愿意受到任何束缚。不愿意受别人的干涉。我只想要过自己的生活。唯一愿望，生命可以如植物般充满汁液，独自盛放。
行走，前进。不断往前面行走。往纵深行走。



大搬家，可是在当时，即便我对此一无所知，但那整齐的队伍震惊了我。
再次下降、停靠的城市是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这里不只是我刚刚了解到盛产艾滋病的沃土，还是中非最繁荣的一个城市，内罗毕的野生动物园是非洲最大的。
再次起飞后，由于屡次升降，食物不适应，我开始止不住地呕吐。在喀麦隆首都雅温迪降落时，我觉得自己已经死了。脑海里到如今存留下来的只有英文的 Cameroon Yawendi，那种奇特又圆厚的发音即便在我苦胆都要吐出来时依然镌刻在我的记忆中，二十五年过去了依然记忆犹新。
这趟多年前的远程空中跋涉历经了中国的华北、西北、西亚、东非、中非直至西非大西洋边上的尼日利亚。劳顿的旅途带给我的是应接不暇的文化碰撞

漫长的“走进非洲”

任方

那时，中国青年对非洲知之甚少。在飞机缓缓下降在另一座城市时，我突然看到了成批列队在奔徙的斑马或者羚羊，直到两年以后我有幸去西非最大的自然动物园旅游后才知道了那是动物世界的大迁徙，是在季节变化时动物整个家族为了生存的

邱岳峰死的时候，我二十出头，看电影，一直看，把人都看傻了，有时候，分不清什么是银幕里的世界，什么是现实世界，嘴里全是台词，电影的主题音乐一遍就记住了。

邱岳峰死的消息是我的同事告诉我的。那时候我在公交公司当调度员，就是管发车打铃的事，42路总站在裕德路，隔壁就是上影厂。同事是女售票员，刚从农场上调。我不信，她说自己和邱岳峰的女儿在同一个农场，而且是最要好的朋友。我非常难过，难以名状。她还告诉了我追悼会的确切时间。
其实邱岳峰在上海人中间早就有名气了，比我大一辈的“老克勒”都会说“喔，邱岳峰灵咯”，早年，他在《可尊敬的妓女》中已经炉火纯青。上海话邱岳峰的岳字发音特别，和普通话南辕北辙。邱岳峰是到《简·爱》登峰造极。怎么他就没了？
我看《简·爱》是在北新泾，上世纪70年代后期。新泾电影院就是农村礼堂加木长凳。因为《简·爱》，这里成为我心中的一个坐标。《简·爱》的拷贝是全新

的，新得没有一点划痕，色彩浓郁，那时我迷恋英国老派画家庚斯博罗的油画，那画面就是庚斯博罗的动态展示。桑恩菲尔德庄园。
此后的一个星期，我完全在《简·爱》带来的震撼之中，像一只只在蜜里的蜂。甚至有一些小场景，现在都历历在目，“你哭了？”“没有”（简欲上楼，将头拧过去）“眼泪顺着睫毛落下来了。”这么通透，没有火气，不动声色，然而电光火石。
现在说这个话的人躺在鲜花丛中。说实话，我很怕到龙华去。每次去，心情都会坏到极点，难以修复。但邱岳峰走，我还是去了，尽管我跟他从未见过面。那年的春天特别冷，我见到了很多人，其中大部分人和电影这个职业没有关系。我也见到了刘广宁，她围一条灰绿色的手织围巾，分发黄花。没有人去惊动那些配音演员，都很节制。李梓说了一些话，语气平和，但听得出她非常难过。致悼词的是韩非，后来才知道他俩是知己。韩非说到邱岳峰收到过一封外地残疾孩子的信，想谋求帮助，邱就鼓励小孩学画画，还长期寄文具去。韩非也可怜巴巴的，那一辈人，都像被人玩残的鸟，心思重重，小心翼翼。最后是邱岳峰的儿子，一个削瘦苍白敏感的少年，我想，邱岳峰年轻时应该就这样！轮到他说这话了，他的第一句话是：“爸爸，你还听得到我的声音吗？”这时候，全场的人感情终于难以抑制。
我随人群瞻仰了邱岳峰的遗容，他西装领带，风度极好地躺在那里。他就是罗切斯特，他的嘴也是凹于下巴的那类，但是，它再也不会发出声音了，哪怕是一个短句。从那一天起，我的傻痴痴的日子也结束了，我成了一个正常的人。

邱岳峰去世的时候

黄石



十日谈

那一溜鞋子，请看明日本栏。

萍踪印痕